

与仲兄一与周夫人

与孝威孝宽孝勋孝同

与癸叟侄一与世延侄

徐志频 著



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著名作家

唐浩明

亲笔作序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杨东梁

鼎力推荐

左宗棠嫡长玄孙

左文龙

独家提供珍贵图片

# 左宗棠家书



下

曾任闽浙总督 陕甘总督 两江总督

官至东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

封二等恪靖侯 追赠太傅

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 贤良祠

1852 咸丰二年

1883 光绪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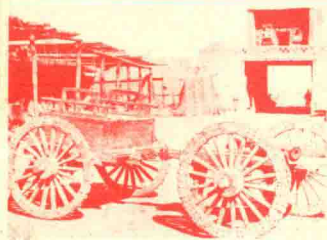
## 家书抵万金

三十二载

百六十封家书

洋洋十多万言

揭开一代晚清名臣的修齐治平心路历程



# 左宗棠

## 家书抵万金

下

徐志频  
—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1868<sup>●</sup>  
同治七年

- 
- 捌拾捌·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正月廿五日·458  
捌拾玖·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二月初六日·459  
一场由“脚气”引发的家庭风波·460
- 玖拾·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二月廿五日·465  
家事“自我反思”，国事“忍辱负重”·467
- 玖拾壹·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三月初一日·471  
左、李矛盾为什么越积越大·472
- 玖拾贰·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三月廿八日·479  
玖拾叁·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四月十八日·480  
左宗棠、恭亲王、李鸿章被逼轮番挂帅·482
- 玖拾肆·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四日·488  
玖拾伍·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四日·489  
自己痛过，才会同情别人的痛·490
- 玖拾陆·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九日·495  
左宗棠六借外债，胡雪岩贪食朝廷·497
- 玖拾柒·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五月初八日·502  
资助贫困生，不要求回报·503
- 玖拾捌·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五月廿七日·506  
父亲要“肖子”，儿子京城现“才子气”·508
- 玖拾玖·与孝威 1868年(同治七年)十一月廿二日·512  
拉李鸿章部下为西征军看门·514

## 1869<sup>④</sup>

同治八年

---

壹零零·与孝威 1869年（同治八年）二月初四日·520

本着天良办事，不惧个人生死毁誉·522

壹零壹·与孝威 1869年（同治八年）四月廿四日·528

智破哥老会·532

壹零贰·与孝威等 1870年（同治八年）十二月十六日·536

壹零叁·与孝威等 1870年（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七日·540

立定家规，不支持后代从商·541

## 1870<sup>⑤</sup>

同治九年

---

壹零肆·与孝威孝宽 1870年（同治九年）三月初八日·548

壹零伍·与威宽勋同 1870年（同治九年）三月十二日·549

千里孤坟，遥祭发妻·553

壹零陆·与孝威 1870年（同治九年）三月十二日·557

壹零柒·与孝威 1870年（同治九年）六月十六日·558

壹零捌·与孝威等 1870年（同治九年）七月初二日·559

壹零玖·与孝威孝宽 1870年（同治九年）闰七月十六日·561

墓地风水、墓志铭及其他·564

壹壹零·与孝威孝宽等 1871年（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三日·568

## 1871<sup>⑥</sup>

同治十年

---

壹壹壹·与孝威孝宽 1871年（同治十年）正月三十日·572

## 1872<sup>⑦</sup>

同治十一年

---

壹壹贰·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一日·576

筹办六十大寿，筹成了邻居的东家·578

壹壹叁·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二月廿七日·582

经营“湖茶”大手笔·583

壹壹肆·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十日·590

发生在1872年的那些伤心事·592

壹壹伍·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四日·596

从政治上扳倒“樊燮二世”成禄·598

壹壹陆·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605

掀开“曾左失和”的最后一道幕纱·607

壹壹柒·与威宽勋同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二日·615

壹壹捌·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七日·616  
防止兄弟“割胞断亲”，子孙“愚而多财”·618

壹壹玖·与威宽勋同 1872年(同治十一年)六月十四日·623  
甘肃军事顺利，船政突起风波·625

壹贰零·与威宽勋同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月廿七日·630  
六十岁之年：向前看，向后看·632

壹贰壹·与威宽勋同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636

壹贰贰·与威宽勋同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642  
花甲之年论“良心”与“抱负”·644

壹贰叁·与孝威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649  
任劳，但不任怨·650

壹贰肆·与威宽勋同 1873年(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653  
功进心退，预先避祸·655

---

## 1873<sub>甲</sub>

同治十二年

壹贰伍·与孝威 1873年(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一日·660  
规避“父亲积钱，儿子积过”陷阱·662

壹贰陆·与孝威 1873年(同治十二年)四月廿五日·666  
家庭与家人的贫贱哀事·670

壹贰柒·与孝威 1873年(同治十二年)四月廿八日·672

壹贰捌·与孝威 1873年(同治十二年)五月廿二日·673  
李嘉诚办公室一副名联的由来·675

壹贰玖·与孝威 1873年(同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681

壹叁零·与孝威 1873年(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廿一日·682  
舐犊深情与丧子反思·683

---

## 1875<sub>乙</sub>

光绪元年

壹叁壹·与宽勋同 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初七日·688

壹叁贰·与宽勋同 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十七日·689  
办事依赖文化，读书贵在实行·690

壹叁叁·与宽勋同 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廿六日·694

1876<sup>㉔</sup>  
光 绪 二 年

---

壹叁肆·与孝宽 1876年(光绪二年)五月初六日·698

教子以“中庸”，教孙以“自由”·702

壹叁伍·与宽勋同 1876年(光绪二年)七月初九日·705

---

1877<sup>㉕</sup>  
光 绪 三 年

---

壹叁陆·与孝勋孝同 1877年(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708

“护子”过深，责之必切·710

---

1878<sup>㉖</sup>  
光 绪 四 年

---

壹叁柒·与孝勋孝同 1878年(光绪四年)二月三十日·714

不信风水，信“天理人情”·716

壹叁捌·与孝勋孝同 1878年(光绪四年)六月十四日·719

壹叁玖·与孝宽等 1878年(光绪四年)十月初一日·721

一步一环，促成新疆设省·723

壹肆零·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九日·729

家族内外事，尽力依然难圆满·732

---

1879<sup>㉗</sup>  
光 绪 五 年

---

壹肆壹·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738

双面刘典：廉公有威，刻薄寡恩·740

壹肆贰·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正月廿九日·747

与“循吏”结亲家，教育感化“太平官”·750

壹肆叁·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二月十七日·755

朋友至谊：左宗棠为刘典操办丧礼·757

壹肆肆·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闰三月廿四日·762

孤独的儒家文化践行者·765

壹肆伍·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四月廿一日·770

受郭嵩焘启发，建成中国第一家平民公园·772

壹肆陆·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六月廿二日·778

晚清社会各阶层“病相报告图”·781

---

壹肆柒·与宽勋同 1879年(光绪五年)七月廿六日·786  
壹肆捌·与孝宽等 1879年(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一日·788  
壹肆玖·与孝宽孝勋 1879年(光绪五年)十一月廿八日·790  
坚执“心术”，得理不饶儿子·791  
壹伍零·与孝同 1880年(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795

---

## 1880<sup>⑥</sup>

光绪六年

壹伍壹·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四月廿七日·798  
壹伍贰·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五月十九日·799  
壹伍叁·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六月初一日·800  
读书有得，全在“法脉”·804

壹伍肆·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六月十四日·807  
壹伍伍·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六月廿三日·809  
壹伍陆·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七月廿日·811  
建成中国第一家国货工厂·813

壹伍柒·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七月廿五日·818  
壹伍捌·与孝同 1880年(光绪六年)八月廿二日·820  
左宗棠到底留下多少遗产·821

---

## 1882<sup>⑥</sup>

光绪八年

壹伍玖·与世延侄 1882年(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828

---

## 1883<sup>⑥</sup>

光绪九年

壹陆零·与孝宽孝同 1883年(光绪九年)二月初十日·832  
总督两江：历时516年，修成朱家山河·835

后记

我与左宗棠·839

# 1868<sup>年</sup>

同 治 七 年

父 —— 56 岁

长子孝威 —— 22 岁

---

## 左宗棠家教语录

---

- ① 汝安则为之矣！
  - ② 尔如赴会试亦可，但不必求中进士。功候太早，本无中理，且科名亦易于人忌也。
  - ③ 断不可发下第牢骚，惹人汕笑，反求诸己可也。
  - ④ 同乡下第寒士见则周之。尔父三试不第，受尽苦辛，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尔体此意周之为是。
  - ⑤ 下第公车多苦寒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惻然。吾当三次不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平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一忆及，如在目前。
  - ⑥ 惟宜相规以善，彼此期于有成。若徒谑浪笑傲，饮食征逐，但有损并无益也。
-



| 1868年（同治七年）正月廿五日

## 与孝威

屡饬尔家居奉母课弟，毋急求仕进，何竟忘之？昨接尔伯父书，言尔母腊初脚气大发，初八日后病势增剧，至十七八等日险症层出，医言“脉绝不可为矣”，尔伯父乃遣人追尔折回。至二十二三日连进参茸大剂，渐有转机，尔伯又谕令尔安心会试，勿须回也。我前接尔北上之信，即驰书王若农，请其极力阻止折回。其时未知尔母病状，并怪尔母任尔妄动，致违我教。想尔途间接到此信，必已折转。又恐尔或已到京，故作此请夏芝岑与尔阅。尔如尚在京断不准会试，即暂住，候我信到再动身南归。

戊辰正月二十五日获鹿行营

父谕

1868年（同治七年）二月初六日

## 与孝威

初六日，行抵望都，接尔前月二十八日来信，知尔竟抵都中，安顿会试矣。不意尔竟敢违我训饬如此！前因折弁来京，曾寄一信与尔，亦料及尔伯父及王若农迨尔折回之信或未接得，故姑作一函，交夏三兄与尔阅。想湖南家信亦必续到。此时亦无可谕知者，惟盼尔母能康复如常，尔幸免为罪人耳。

我因捻逆渡河，忧愤欲死，故匆遽率五千步队前来。当启行时，已疏陈入直，亦料逆贼过晋、豫后必入犯畿甸，晋、豫无足当之，直隶亦然，不忍不来，不敢不速也。此行必前驱杀贼，以求心之所安，利钝举非所计。尔断不准入闱赴试，天下有父履危地、母病在床，而其子犹从容就试者乎？汝安则为之矣！

初六日望都行营谕

不会试，亦不必来营，来营徒添我累，又嘱。

## 一场由“脚气”引发的家庭风波

### 一、丈夫得“腹泻”，妻子得“脚气”

这半年来，左家内外均颇多不顺，左宗棠在外战事接连失利，夫人周诒端居家“脚气”病日益严重。

据历年书信可以看出，周诒端患的“脚气”病，不是今天所说的“脚气病”。通常说的脚气病，又叫足癣，由真菌感染引起，俗名“香港脚”。周夫人的病，由缺乏维生素 B<sub>1</sub>（硫胺素）引起，是一种常见的营养素缺乏症，即俗话说的“富贵病”，症状是双脚浮肿。

丈夫得“腹泻”，妻子得“脚气”，家人增添烦恼。

如果说，左宗棠的腹泻是性格带来的，周诒端的“脚气”则由家庭带来的。周诒端生于富贵之家，从小有丫鬟打点，可以说是在蜜罐里泡大的。

周诒端的病，从症状看属“湿性脚气”，表现为心力衰竭、疲劳、气急。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同治五年左家举家迁往福州，她的“脚气”病发作过一次，还停留在江西养病，中间延误了一阵行程。到福州总督署后，精心调养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但回湖南前夕，不幸又发作了。如此反复折腾，

左宗棠只要听到“脚气”两字，大概就会本能地害头疼了。

自湖北汉口分别，举家回湖南快住满一年。左宗棠安排家人从长沙司马桥住宅搬回湘阴柳庄，本意是让四个儿子远离长沙喧嚣，以静心读书。但没想到，湘阴边上是八百里洞庭湖，“气蒸云梦泽”，湿气比长沙更重，对患有“湿性脚气”的周夫人又是雪上加霜。

## 二、儿子进京会试，母亲病危卧床

这一年里，孝威按照父亲书信中的教导，老老实实待在湘阴白水洞读书做文章。以前他还童心未泯，会趁机遛到后山爬高戏耍，但现在已经是二十二岁的青年，是三个弟弟的榜样，不能再嬉戏贪玩。父亲着手让他实践锻炼，将建湘阴县试馆的工作，全都交给他处理。

心性向往自由的孝威，已到过江西、浙江、福建、北京，算见过大世面了。父亲还在对他规范、批评、教训，不但限制他交友，还限制他花钱，让他难免心生抵触。二伯父左宗植受季弟左宗棠托付，也经常监督他，稍有出格，就第一时间向左宗棠写信打小报告，让孝威不得不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看得出来，孝威有离家自由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左宗棠每次写信，似乎都在暗示他，父亲靠不住，将来只能靠自己。两个原因加在一起，让孝威不顾父亲劝阻，想方设法要进京会试。

孝威一心想进京，尝试先征求母亲的意见。天下哪有母亲不考虑儿子前途的道理？周诒端忍着病痛的折磨，鼓励儿子进京会试。孝威功名心切，当真打点行李，带上书童，悄悄出发了。

瞒着父亲进京，如果母亲周诒端身体健康，这事也就过去。如果有幸高中，对家人未必不是一个意外惊喜。偏偏，在临考前的节骨眼上，母亲的

“脚气”复发了，而且异乎寻常地严重，医生已经摸不到脉。

负有监管侄子责任的左宗植生怕三弟家有个三长两短，心急火燎地赶紧写信告诉左宗棠实情。

### 三、剿捻失败，左宗棠跌到谷底

左宗棠接到二哥的信，气急交加。

真是祸不单行，其时，他正陷身人生第二次大低谷，这次比1859年樊燮事件的压力似乎更大。

军事经过大致情况是：1867年12月17日（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西捻军从宜川强渡黄河，由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急派刘松山、郭宝昌追剿，自己殿后。不料西捻军非但没有被镇压住，反而从山西经河南杀入河北。

左宗棠写这封信时，捻军游勇先头部队已逼近卢沟桥。朝廷上下已经炸开了锅，正在金銮殿讨论怎么找剿捻军总指挥官左宗棠、李鸿章与直隶总督官文的责任，是杀是剮，还是罢官？句句听来惊魂，反正是没有一句好话。

朝廷讨论的结果，不但削了左宗棠的官职，也夺回他的恪靖伯爵封号，下旨“交部严加议处”，仅保留他的钦差大臣职务，仍有带兵权。

左宗棠一下子跌到毕生事业的谷底。

惩罚已经如此严重，慈禧太后还担心他不卖力，另追加一道命令，命左宗棠“兼程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以赎前愆，毋再迟误。”这是要他搏命换功，将功折罪。

生平事业遭此重创，左宗棠无比羞愧，想死的心情都有了。可想而知，再听到家庭骤生变故，本就操心重的他，会焦急到何等程度！因此严词谴责其子孝威：“尔断不准入闱赴试，天下有父履危地、母病在床，而其子犹从容就

试者乎？汝安则为之矣！”父亲在战场上危在旦夕，母亲在病床上命在旦夕，你还有心思优哉游哉地不远千里参加会试，这是一个孝子能心安理得做出来的事情吗？

#### 四、“孝”是道德，不应是法律

父亲兵败，母亲生病，儿子参加考试，这事放到今天，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对。这是古人与今人文化观念不同造成的。

古人以“孝”为人立身之本，儿子不管做多大的官，对父母都要绝对孝敬，不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且父母过世，还要辞去一切官职，以平民身份穿最粗的麻绳衣服，在父母坟前搭个草棚守孝三年（实为满二十五个月）。父亲死后，一如既往遵守礼制，“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反之，就是不孝。“不孝”是一种严重的罪名，不独有道德责任，更要承担“法律责任”。犯了“不孝罪”，最严重的情况下，族长有权处死。

古代中国是“熟人社会”，舆论的力量大于法律，我们的先人几千年里一直就这么过来的，家庭得以兴旺，社会得以平稳，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点。但这种文化也不是没弊端，它最大的问题是对个体自由造成绑架，催生“伪道德”。个性权利无从觅得，自由意志便无从谈起。

今人多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制度意识，这是一种误读。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制度意识比西方诸国要强。中国人的制度叫礼制。礼制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制度，而不是法律制度。它的优点，翻开历史便见，但它不是没有缺点。礼制最大的缺点在于它是整体而笼统的，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难以量化，具体实行者主观好恶性强，情绪波动性大，人为操作的空间很大。这便是到了科技兴

起的时代，礼制不但无法适应时代，而且难以做现代化转变的主要原因。

根据古人“孝顺”的规矩，如果周诒端因病去世，长子孝威不在身边，问题就严重了，孝威回来后即使不以死谢罪，终生也会内疚。社会舆论这一关，他无论如何过不了。

左宗棠爱子心切，所以才如此大发雷霆。

左宗棠是真生气了。他写完此信，信后又添加一句，拒绝儿子来军营见面。

## 五、题外

这里还有一件与上述主题无关的事情。此封信与前一封信，相隔时间半年，这很不寻常。据开头“已作书由驿寄来，计已先到。今因艾生回湘，复作此寄上”一句，可以推断，中间至少还有一封家信。这封家信怎么不见了呢？可能收录时遗失了。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左宗棠家书》的成书背景。

左宗棠死后，左氏家书散存长沙、湘阴两地，《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全集》都没有收集。1920年（民国九年），其时已历辛亥革命，存于司马桥住宅（其时已改作左宗棠祠堂）左宗棠所写家书的雕版刻本在战火中部分损毁。四子孝同生前曾做过江苏布政使，晚年客居上海，他从长沙、湘阴两地搜集家书原稿，再带到上海整理出版，其间遗失掉部分。

民国初年，孝同整理出版的原稿，成了今天研究左宗棠家书最权威的版本。民国时期，学者许嘯天据此按现代文格式分出标点，胡翼云再做校对，编为《民国文存·左宗棠家书》，后来此书内容收录进《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左宗棠所写家书得以流传至今。

1868年（同治七年）二月廿五日

## 与孝威

孝威知悉：

览尔二月十四日信，知尔因母病焦急，拟由天津搭轮船回去，此亦人子天性所应然。惟天津轮船断不可搭，尔但知前年闽中搭坐之安逸，不知彼系雇坐，又得黄丞照料，故能如此，若此次南旋搭坐，苦恼必不可堪，徒增吾忧。前函欲尔俟谕再行者，原以东道、西道均不可走，而轮船又断不可搭也，尔何不体之？

尔母病正月初六日复发一次，端姐与淀生信，旋复平善，暂可无它，尔不必着急。谢麀伯兄来都散馆，曾询我：“子重似可令其会试。”我已诺之。麀伯名维藩，岳州人，性行肫笃，君子人也，尔可以师友之间待之。

捻逆经各军痛剿，凶焰顿衰。吾自十一日出保定后，日日冒险驰驱，仅十四日接仗一次，蠡县、清苑之间，遏其犯保定，昨廿三日接仗一次，肃宁迨至蠡县，遏其犯河间也，然均未能痛杀，昨日获贼讯供，贼已知我来，颇畏之。盖以桂牢马队尽付刘、郭，随身无马也，然必亲临前敌无疑。近十日来，昼夜骑马奔走如健儿，尚不甚惫。幕中如子雋、淀生诸人无不驰马者，亦不独



我之耐劳。以局势论，葺事当速，惟朝廷不过于督责斯可耳。此事毕，  
吾当乞身，断不再入宦场矣。手此谕之。

二月二十五日 蠡县城外行次书